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示貴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五十二

起彊圉赤奮若正月盡屠維單閼十二月凡三年

端宗裕文昭武愍孝皇帝

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黄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濚等軍還兵没不至未幾没與去疾叛降元

嗣漢天師張宗演赴元召至大都元主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因賜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西諸路道教尋令修周天醮于長春宮事畢還龍虎山留弟子張留孫于大都　癸卯元復立諸道提刑按察司　知循州劉興知梅州錢榮之並以城降元　二月癸亥彗出東北長四丈餘　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　吳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主如上都　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

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元隋吉撫二州城以隆興濵江姑存之　元以嘉木揚喇勒智為江南總攝掌釋教除僧租賦禁擾寺宇者考異按元史世祖紀以康戬且琳沁嘉噶爾斡並為江南總攝掌釋教與此不同史稱並為則知非一西僧也當考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　元將李雄殺潛說友　陳瓚舉兵誅林華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　元主以去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之事於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對曰足食

之道惟節浮費糜穀之多無踰醪醴況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黄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絶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

吾還軍汝即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凸
興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　五月癸巳元申嚴大將
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六月辛酉文天祥敗
元軍於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
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
之　元諸王錫里濟劫北平王於阿里瑪圖之地械繫
右丞相安圖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
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巴延率軍往禦之巴延與其

衆遇於鄂囉歡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錫里齊走死　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畲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為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鐘步不利

時鄒㵯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㵯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鞏信以短兵接戰恒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㵯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

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信安豐軍人時賞和州宗室也咸淳元年進士　已巳熒惑掩月天色赤　九月戊申元將額森伊實陷邵武軍入福安帝舟次廣之淺灣　元詔達實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蒙固岱索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求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畬軍攻

城不力得間道求救於李多至是李多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為合郡生靈之患元主原其罪　元遣昂吉爾等將襲司空山寨破之黄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以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濵庶事

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甲辰元索多至興化陳瓚閉城自守索多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元達實初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陽索多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守臣馬發竭力拒守恐失期舍之去至惠州與呂師夔

合軍趣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達

實逐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犯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

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　元詔凡偽造寶

鈔同情者並處死其分用者減死杖之具為令　十一

月庚子元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

行在宜曰杭州　元以吏部尚書已迪爾迪音參知政事

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

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將劉深犯井澳

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乙亥元以參議中書省事耿仁參知政事　是歲元遣使徼緬朝貢不從率衆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景炎三年春正月癸巳元順德府總管張文煥太原府達嚕噶齊達哈布哈以按察司發其姦贓遣人詣省自首反以罪誣按察御史臺臣奏按察司設果有罪不應因事而告宜待文煥等事決方聽其訴從之　己亥元禁

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子女及爲娼者賣買者兩罪之
官沒其直人復爲良　元賜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名爲
瑞應泉金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
司具牲幣祭之始得水事訖輙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
不出至是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安
撫使以事聞故賜今名　戊午元從阿哈瑪特請自今御
史臺非白於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錢穀數及集
議中書不至者罪之　元降封福王與芮爲平原郡公

元巴哈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遺書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忠於所事不已惑乎珏不答巴哈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伊遜岱爾戰扶桑堪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巴哈遣州師邀之遂被執至

安西解弓弦自經死珏隴西鳳州人先是瀘州食盡為萬戶圖們塔爾等所陷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陷涪州守將王明及總轄韓文廣張遇春皆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相繼降於元

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二月戊午元祀先農蒙古胄子代耕耤田　癸亥元命平章政事阿塔哈

阿里選擇江南廉能之官去其冗員與不勝任者　辛未元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　丁丑熒惑犯天街　元呂師䕫以張鎮孫及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　帝舟還廣州元達實令索多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塡壕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壬午元置太史院命太子賛善王恂掌院事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領焉　元改華亭

縣為松江府　元以參知政事夏貴范文虎陳巖並為中書左丞黄州路宣慰使唐古岱史弼參知政事

三月乙酉元詔蒙固岱索多蒲壽庚行中書省事於福州鎮撫瀕海諸郡以沿海經畧副使哈喇岱領舟師南征陞經略使兼左副都元帥佩虎符　乙未元命揚州行省選特穆爾巴哈所部兵助隆興進討　丁酉元命達實鄂勒歡府城壁　乙巳廣南西道宣慰司招降雷化高三州　文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

出海豐縣遂次於麗江浦都統淩雲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　帝遷駐碙洲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碙州遂有是命　夏四月戊辰帝崩于碙州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宋共立衛王昺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

所向有黄龍自海中見既入宫雲陰不見上大行皇帝諡曰裕文昭武慤孝皇帝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曰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内調工役凡有役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元以雲南境土曠遠未降者多發軍萬人進討　元以時雨霑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為醖釀量給之

末帝

祥興元年五月癸未朔改元乙酉升碙州為龍翔縣

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利用

降元　元諭翰林學士和爾果斯今後進用宰相及主

兵重臣與儒臣老者同議　六月丁巳張應科收兵復

與元軍戰敗死張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絶糧士食草元

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己未帝

遷駐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泊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

會縣南八十里大海中與奇石山對立如兩扉故有鎮

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蹕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至十月始罷　已已有大星隕於廣南聲如雷數刻乃已　庚辰改廣州為龍翔府　元張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

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達實留後供軍費　元敕省院臺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　秋七月湖南制置司李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汞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哈雅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哈雅　略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黄之傑等率兵拒于白

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其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元阿哈瑪特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哈瑪特溺於私愛以任其不肖子穆蘇呼且阿哈瑪特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哈瑪特

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言官冗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辛亥元改京兆府為安西府　元詔江南浙西等處毋非理征科擾民　元建漢祖天師正一祠于大都令張留孫居之　八月庚申月貫南斗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裂為五既墜地聲如鼓一時頃止　己巳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張世傑封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

朝優詔不許更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曰天子幼冲宰相遯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辭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没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壬申以姚良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　元以中書左丞董文炳僉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索多蒲壽庚為中書左丞

九月壬午朔葬裕文昭武愍孝皇帝于永福陵廟號端宗　壬辰元中書左丞行江東道宣慰使囊嘉特言江

南既平兵民宜各置官屬蒙古軍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伍絶其虜掠之患分揀官僚本以革阿哈瑪特濫設之弊其將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勸後新附軍士宜令行省賜其衣糧毋使闕乏元主嘉納之　元徽故相馬廷鸞章鑑赴闕　甲午元開酒禁初阿哈瑪特子庫克新阿薩森等以崔斌論列免官至是以張惠請詔復之惠又請復其子瑪蘇呼及姪巴迪爾迪音等職元主不從　元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元

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洪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哈雅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黄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 十一月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于元與珞及冉安國黄之傑皆死之 閏月庚戌朔羅氏鬼國主阿榨西南蕃主韋昌盛並附於元 辛亥太白熒惑填星聚於房 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張洪範

十二月壬午王道夫淩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㵯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洪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元先鋒將張洪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㵯自刎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别隊執天祥至相遇于途各爭真偽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洪範

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
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族屬被俘者悉還之溤吉水
人徙永豐子俊廬陵人　庚子元勅長春宮修金籙大
醮七晝夜　丙午元禁玉泉山樵採漁弋　戊申元封
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元導肥河
入于鄗游波皆為良田　元會諸王于大都以臨安所
俘寶玉器幣分賜之　元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怙
恩横肆窮驕極淫以是月十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寧

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陵使中官羅銑守陵不去與之力争凶徒痛箠銑脅之以刃銑慟哭而去乃大肆發掘得寶玉極多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是夕聞四山皆有哭聲晝夜不絶陵之初發也棄骨草莽間山陰唐珏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總浮屠

眈眈虎視事露奈何珏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竊取以易誰復知之乃造數木函刻紀年一字為號分委而散遣之衆如珏指夜往拾遺骸詰朝來集岀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日嘉木揚喇勒智下令裒諸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建白塔於故宫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杭州總管府推官壽張申屠致遠力拒之乃止塔成名曰鎮南以厭勝之杭人悲感不忍仰視殊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珏奉木函瘞蘭亭山南移常朝殿冬

青樹一株植其上以識遇寒食則密祭之考異西僧發陵之年月陶宗儀輟耕録載羅有開唐義士傳作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張孟兼撰唐珏傳亦云至元戊寅故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王宗沐宋元通鑑並繫其事於戊寅戊寅者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實宋末帝之祥興元年也獨周密癸辛雜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與羅張不合陶録辨之曰丙子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惟戊寅距丙子不三年此時庶事草創故妖髠得以肆其惡愚謂此亦非篤論元縱妖髠為惡殆非一時一事二十一年九月籍發陵所收金寳修天衣寺其明年正月髠又因僧格請毀宋郊天臺以建寺世祖從之豈其時法制尚未明耶未足證發陵决在戊寅惟謝翺晞髮集有冬青樹引贈唐珏曰知君種年星在尾張孟兼注云歲在寅也翺與珏友善其言必無誤蓋歲星十二歲一周

天惟寅年在尾箕之間酉年則不爾寅必戊寅非二十七年之庚寅又可知也今彙考羣書舍短取長年月日從羅傳發止四陵西僧盜去理宗髑髏及羅銑事四山哭聲並從癸辛雜識函各刻紀年一字為號瘞蘭亭山從張氏唐珏傳申屠致遠事從元史截理宗頂為飲器珏遇寒食盜祭從彭瑋書輟耕録後餘皆仍羅傳本文又按蘭亭去蕭山七八十里續通鑑者並云少年以是夕拾骸即以是夕瘞蘭亭則事止一夜恐倉卒不能往返珏冬青行云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蜿龍挂茅宇辭旨甚明其奉瘞蘭亭當在他日非即夕事今特為正之或疑戊寅發陵不應至甲申始籍其所收似太遲愚又謂戊寅冬粵東未下必妖髠獻厭勝之術欲使粵東速敗故世祖聽其發掘不兩月而厓山覆沒帝服其奇驗得寶非初志也後閱所收極多乃籍之於官安得以後事疑前事耶

白塔後為雷擊珏感而賦詩曰犬之年

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盖丙戌六月事也
詹載道曰嘗疑武王代商劍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
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太白不已
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
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
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樊崇當
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
耳其勢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

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絶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

是歲元雲南行省奏招降諸蠻城砦一百二十餘所安西王相府亦奏西蜀悉平得城邑山砦洞穴八十三所

二年春正月巳酉朔帝在厓山　元無籍軍侵掠平民而諸王哲伯特穆爾所部為暴尤甚甲寅命捕為首者

寘之法　辛酉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於元先是元東川行院恥功不成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立與東川有深怨懼降而受戮乃遣間使納款於西川安西王相李德輝單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東川行院與德輝爭功因奏立久抗王師嘗指斥憲宗宜殺之降臣李諒亦訟立前殺其妻子有其財物遂詔殺立籍其家籍償諒既而安西王具立降附本末來上且言東川院臣憤德輝受降之故誣奏

誅立元主乃召立入覲命為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事

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

劉青顧凱知帝所在壬戌弘範兵至厓山或謂張世傑

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

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

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

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

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

人皆危之厓山北水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韓氏甥在元軍中弘範三使其甥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敎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

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止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飲海水水鹹致嘔泄皆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庚午元李恒兵自廣州來會與弘範合守厓山北　丙子元以中書左丞托克里伊實同知樞密院事

元賜康希憲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

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
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
大姧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
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
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臯䕫稷契伊傅周召為不
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
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二月戊寅朔張世傑部將陳寶降元己卯都統張達

夜襲元軍敗還癸未元張洪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宴少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

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奉帝至其舟謀遁去陸秀夫恐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帝舟大且諸舟環結秀夫度不得出脫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宫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求物尸間遇一尸小而晳衣黄衣負詔書之寶卒取寶以獻弘範亟

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時帝年九歳楊太后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止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濵世傑將趣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颶風忽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柂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别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宋亡陸秀夫在海上

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光薦卒遂失傳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獘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强以革其獘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終焉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為海

上之謀固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元以征日本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造戰船六百艘

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官給其需槀葬之　禁諸鄂囉及漢人持弓矢其出征所持兵仗還即輸之官庫

先是郭守敬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

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敬
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圖高爽地以木為重棚
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
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正位天體斯正作
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
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
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易之作
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

難作闚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
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
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
規覆矩圖異方渾盖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
參考至是以王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始進
儀表式守敬當上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元主不為倦
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宫説天下測景書中見
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

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元主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　三月壬子囊嘉岱括兩淮造回回礮新附軍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漢人新附能造礮者俱至京師　丙寅勅中書省凡掾史文移稽緩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　潭州行省招下西南諸蕃甲戌以龍方零等為小龍蕃等處

安撫使仍以兵三千戍之　詔太常寺講究州縣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制度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夏四月大都等十六路蝗　帝師帕克斯巴卒伊璘沁嗣為帝師賜帕克斯巴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五月辛亥以泉州經張世傑兵減今年租賦之半　丙辰以五臺僧多匿逃奴及逋賦之民勅西京宣慰司按

察司搜索之　丙寅勅江南僧司文移毋輒入遞　丙子
命宗師張留孫即行官作醮事奏赤章於天凡五晝
夜　初元軍破江西南安守臣迎降獨南安縣不下縣
人李梓發黄賢共推縣尉葉茂為主繕治守具元軍至
城下輒敗上年十二月達實引衆萬餘攻之邑猶彈丸
城牆甫及肩梓發率衆死守晝則隨機應變夜則鳴金
鼓刼砦達實等相顧曰城子如楪大人心乃爾硬耶遂
親至城下諭降城上裸譟大罵俄砲發幾中達實乃徙

砦水南自冬徂春力攻三十五日死者數千不能克久之葉茂出降元軍乃退梓發賢堅守如故及厓山破參政賈居貞又往諭降城上仍詬罵不已時衆稍稍徙去心力𢗅於前居貞命方文等進攻凡十五日城陷屠之梓發舉家自焚縣人多殺家屬巷戰殺敵猶遇當甲申勑造戰船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之令高麗王議其便以聞　雲南都元帥愛都𡰥雅斯迪音將兵抵金齒蒲驃緬國界内招下忙木巨木秃等三百砦

籍户十一萬詔定賦租立站遞設衛送軍軍還獻馴象十二　辛丑以通州水路淺舟運甚艱命樞密院發軍五千仍令食禄諸官雇役千人開浚以五十日訖工甲辰以阿哈瑪特子庫克新為潭州行省左丞呼實哈雅等並復舊職　命五臺山作佛事　秋七月丁巳交趾國遣使貢馴象　壬戌阿里哈雅入覲獻金三千五百八十两銀五萬三千一百两　罷潭州行省造征日本及交趾戰船　癸酉西南八番羅氏等國内附洞砦凡千六

百六十二　命薩敦修佛事十有五日　八月丁丑元主歸自上都如上都元史失書　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賫詔往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從之　庚寅元主以每歳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歛之民詔天下罷之　甲辰詔漢軍出征逃者罪死且没其家　九月庚戌詔行省左丞廉希新兼領杭州等路諸色人匠以杭州税課所入歳造繒段十萬以進阿哈瑪特言王相府官

趙炳云陝西課程歲辦萬九千錠所司若果盡心措辦可得四萬錠即命炳總之　同知揚州總管府事董仲威坐贓罪行臺方按其事仲威反誣行臺官以他事詔免仲威官仍沒其產十之二　戊午議罷漢人之為達嚕噶齊者　已巳樞密院臣言有唐古岱者冐禁引軍千餘人於辰溪沅州等處刼掠新附人千餘口及牛馬金銀幣帛而麻陽縣達嚕噶齊武伯巴哈為之鄉導勅斬唐古岱武伯巴哈餘減死論以所掠者還其民　星山

之破也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　太學生廬陵王炎午作生祭文以祭文天祥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扞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師則顔平原申包胥矣雖舉

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山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與廷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兩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

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顔杲卿張廵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旣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稽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昪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昪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乃反為禍幾微

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昪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矢午丞相鄉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

狂子持棨牘吁軍門丞相察其幽憤而進之憐其親老
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員於前一得之愚
敢沒於後進薄貽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
之廬陵非丞相父母之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
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
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亟謂
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為異地鬼也安太
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

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毋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氏絶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蔕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

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西
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訃則哭　文天祥行至
南安始繫頸縶足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冬十月至
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
卒守之坐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天祥疾去械繫頸
南冠而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則罵王積翁欲合降
臣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夢炎不可曰天祥
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既而丞相博

囉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博囉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頸或搯背或按足或以膝倚天祥不屈通事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盡忠於宋以至此願求早死博囉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日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博囉曰汝不肯說廢興事且道古來有以宗社與人而復逃者乎天

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不幸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為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别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囉不能詰平章以下皆笑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

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即位於德祐去國之後不可謂簒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囉怒曰汝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博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文天祥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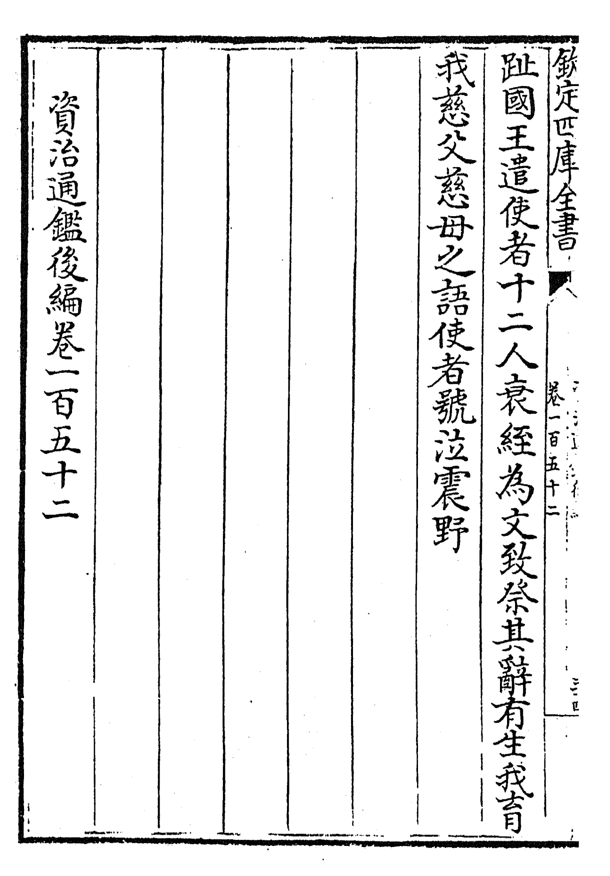
至此惟有一死不在多言博囉欲殺之元主及諸大臣不可張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復因之

考異 宋史天祥傳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黄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安用我陳桱通鑑續編同按天祥對博囉之言惟求早死豈復有黄冠歸故鄉之想此必留夢炎輩忌天祥全節者因積翁有請釋為道士意遂附會其語以誣天祥耳今不取明季有井中心史一書載天祥對博囉之言頗不同是書乃姚士粦偽撰託名宋鄭思肖不可用此據薛氏宋元通鑑及唐順之史纂左編修入士粦字叔祥嘉興海鹽人

乙酉元主御香閣命大樂署令

完顏椿等肄文武樂　千戶托囉總把呼克岱擅引軍入婺州永康縣界殺略吏民事覺自陳扈從先帝出征有功乞貸死勅沒入其家貲之半杖遣之　辛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壽作醮事五晝夜而畢居壽請間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尋將及之明日詔皇太子燕王參決朝政凡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聞　十二月丁酉勅自明年正月朔建醮於長春宮凡七日歲以為例　增置宿衛初宿衛皆領於四集賽

以太祖功臣博勒呼博爾濟穆呼哩齊爾溫四族世領
集賽之長集賽者華言分番宿衛也年勞既久即擢為
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
如故其後集賽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鄂爾多集賽尤
多為國大蠹　建聖壽萬安寺于京城帝師伊璘濟卒
勑諸國教師禪師百有八人即萬安寺設齋圓戒賜衣
是歲詔諭安南世子陳日烜及占城國王責其來朝
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薩達齊聸斯丹卒百姓巷哭交



阯國王遣使者十二人衰絰為文致祭其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語使者號泣震野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二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一起上章執徐正月盡玄黓敦牂六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諱呼必賚睿宗第四子母莊聖太后色呼氏以乙亥歲八月乙卯生實宋寧宗之嘉定八年也及長仁明英武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納鴻吉哩氏為妃歲辛亥六月憲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長且賢故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遂南駐托呼岱之地歲壬子帝駐桓撫間奉命帥師征雲南平之歲丙辰命僧子聰卜地于桓

州東灤水北城開平府經營宮室戊午奉命分道攻宋師次江北聞憲宗凶問乃北還駐燕京近郊中統元年春三月戊辰朔車駕至開平諸王大臣勸進遂即皇帝位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癸卯朔高麗遣使來賀兼奉歲貢

丙辰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搖百姓

詔括江淮銅及銅錢銅器　辛酉以海賊賀文達所掠良婦百三十餘人還其家　廣西廉州海賊霍公明

鄭仲龍等伏誅　甲子録收宋二王功以總管張瑄爲沿海招討使千戶羅壁爲管軍總管　先是阿里哈雅呼圖特穆爾等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所俘三萬二千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行臺御史以爲言戊辰敕御史大夫相威檢覈之並放爲民既而御史中丞言其總制民兵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太盛宜罷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荆湖不聽　置行中書省于福州

蒙古漢軍都元帥張弘範卒弘範自崖山入朝賜宴内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帝命尚醫診視遣近臣臨議用藥敕衛士監門止雜人無擾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别出所賜劍甲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延祐中追封淮陽王諡獻武　二月乙亥張易言高華善有祕術能役鬼為兵遥制敵人命和爾郭斯將兵與高華善同赴北邊　丁丑

達里巴哈以雲南行省軍攻定昌路擒總管塔訥殺之

詔令達里巴哈還以阿達代之　雲南行省右丞尼雅斯迪音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益兵征之帝以問丞相托里都哈托里都哈曰陛下初命發士卒六萬人征緬今尼雅斯迪音止欲得萬人帝曰足矣遂

詔尼雅斯迪音將精兵萬人征之尼雅斯迪音又建言三事其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薄貿易病民宜罷一謂雲

南有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帥府近宣慰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尚存臣謂行省旣兼領軍民則元帥府亦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子弟入質臣謂達官子弟當遣餘宜罷奏可尼雅斯廸音譯達齊之長子也　己丑命梅國賓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職初瀘州嘗叛應春為前重慶制置使張珏所殺國賓詣闕訴寃詔以珏畀國賓使復其父讐時珏在京兆聞之自經死國賓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為俘者從之　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

元帥實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　庚子發侍衛軍三千浚通州運糧河　辛丑以廣中民不聊生召右丞達實左丞呂師夔廷詰壞民之由命伊德默色賈居貞行宣慰司往撫之師夔至廷辯無驗復命還省治事　三月癸卯命福建王積翁入領省事中書省臣以為不可改戶部尚書　甲辰帝幸上都　乙卯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師所統僧人并吐番軍民等事

初安西王旣薨召其相趙炳入見因言陜西運使郭

琮郎中郭叔雲不法事帝怒遣使偕炳往按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南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山炳子仁榮上訴詔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鞫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于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别賜鈔二萬緡爲治喪具尋贈炳中書左丞謚忠愍　先是索多軍士擾民故南劍等路民復叛及蒙固岱往招徠之民始

獲安夏四月壬申朔詔以蒙古岱仍行省福州　癸酉南康杜可用叛命史弼討擒之　丁亥立杭州路金玉總管府　五月甲辰作行宫于察罕諾爾　丙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爾哈領之與前所遣将同征緬國　高麗國王王賰以民飢乞貸糧萬石從之六月丁丑安塔哈等請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阿哈瑪特力爭奏昨有旨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及廷臣諸老集議謂設立運司官

多俸重宜於諸路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即請罷之乃歸咎臣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月計其侵用凡千一百錠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未及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先自言以絶迹耶宜詔令御史臺選官檢覈具實以聞遂遣巴嚕哈塔等檢覈江淮行省錢穀

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命江淮等處頒行鈔法

廢宋銅錢　秋七月戊午以參知政事郝禎耿仁並為

中書左丞阿哈瑪特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二人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為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為已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洛陽秦長卿者上書發其姦事下中書中貴人力為救解議遂寢阿哈瑪特大恨長卿以鐵冶事誣逮下吏籍其家使獄吏殺之其後阿哈瑪特雖誅而長卿之冤終不白　用姚演言開膠東河及收集逃民屯田漣

海　初中書以領大農事張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鷄金馬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為良田爨僰之人雖知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雲南由是益富庶羅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為郡縣除立道忠慶路總管時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

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至是入朝力請於帝以雲南王子額森特穆爾襲王爵帝從之遂命立道為臨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立道大名人也

乙丑罷江南財賦總管府　割建康民二萬戶種秫歲輸釀米三萬石官為運至京師　己巳遣中使約尼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閤皁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　八月庚午朔蕭簡等十

人歷河南五路擅招闌遺户事覺謫其爲首者從軍自効餘皆杖之　乙亥改蒙古侍衛總管爲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戊寅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貢寳物犀象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海外諸蕃國唯馬八兒與俱藍爲之綱領上年冬遣兵部侍郎嘉瑯達等與索多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及是乃遣使内附　丁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

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謚文獻樞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勤儉未甞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臨不見言色有来即謀者必反復告之　戊戌高麗王王賰来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日本於是以范文虎實都洪茶邱為中書右丞李庭張拔突為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水軍萬户都元帥張禧請行即日拜行省平章政事與文虎庭等率舟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即捨舟

築壘平湖島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已而颶風大作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漳州陳弔眼聚黨數萬刧掠汀漳是月加旺扎勒圖鎮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率兵五千往討賜翎根甲面慰遣之且曰賊苟就擒聽汝施行時黃華聚黨三萬人擾建寧號頭陀軍旺扎勒圖先引兵鼓行壓其境軍聲大震賊驚懼納欵旺扎勒圖許以為副元帥凡征蠻之事一以問之且慮其姦詐莫測因大獵以耀武適有一

鵰翔空旺扎勒圖仰射之應弦而落遂大獵所獲山積華大悅服旺扎勒圖乃聞於朝請與之俱討賊朝廷從之制授華征蠻副元帥與旺扎勒圖同署華遂為前驅破其五寨　九月壬子帝至自上都自是夏往避暑秋還京師歲以為常　冬十月壬午詔立陝西四川等處行中書省以巴哈為右丞李德輝汪惟正並左丞初羅施鬼國旣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安西王相李德輝適被命在播州乃遣安珪馳馹止

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納款德輝以其事上聞乃改鬼國為順元路以阿察為宣撫使時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譛德輝於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及左丞之命下而德輝已卒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絰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與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

祀之　甲申詔龍虎山天師張宗演赴闕　己丑命實都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實都受命而行四閱月始抵其地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鄂端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喇克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齊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伊里實與齊賓河合又三四日水

南来名呼蘭又水東南来名伊里珠合流入齊賓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伊遜斡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斯東北有大雪山名伊瑪拉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格里哈達卽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崑崙以西山皆不穹峻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

六日有水西南来名納鄰哈喇譯言細黄河也又兩日水南来名奇爾穆蘇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治官府又四五日至積石即禹貢之積石也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王鏊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

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晋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廼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

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辨

丙申始製象轎吏部尚書劉好禮言象力甚巨上往還兩都乘輿駕象萬有一驚從者雖多力何能及未幾象

驚幾傷從者好禮祥符人也　十一月乙巳置泉府司掌領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諸王出納金銀事　戊申中書省臣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曰可　丁巳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康希憲卒初希憲有疾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之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葢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

非希憲不可竟為阿哈瑪特所沮及是卒年才五十大德中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後又進封恒陽王　甲子詔頒授時歷初帝命王恂許衡楊恭懿及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徧考歷書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為精密至是歷成守敬與恂等同奏言自漢以後歷經七十改創法者十有三家今所考正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

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
遲疾三曰黄赤道差四曰黄赤道内外度五曰白道交
周其餘正訛補闕蓋非一事奏上賜名授時歴頒之天
下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凡日
月薄食五緯陵犯彗孛飛流暈珥虹蜺精祲雲氣諸係
占候者具在簡册　丁卯遣宣慰使嘉輝孟慶元等持
詔諭占城國主令其子弟或大臣入朝　昭文館大學
士竇默卒默每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方汲黯

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公茂樞字漢卿默字也後累贈太師追封魏國公謚文正俊民澤州人得河南程氏之學時有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知數者無如劉秉忠亦自以為弗及帝在潛邸嘗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卒賜謚莊靜先生　十二月庚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巴勒右丞雅克特穆爾左丞崔斌斌既發阿哈瑪特姦蠹海

內稱怏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乃奏遣布嚕哈塔爾劉思愈檢覈江南行省錢穀誣構斌與阿巴勒等盜官糧四十七萬石因奏罷宣課提舉司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自分左右司官鑄銀銅印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三人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哈雅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聞而寃之　辛未高麗國王王賰領兵

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十萬石出征日本
給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
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癸酉以高麗國王王賰爲
中書右丞相　乙酉淮西宣慰使昻吉爾請以軍士屯
田安塔哈等以發民兵非便宜募民願耕者耕之且免
其租三年從之旺扎勒圖旣破陳弔眼復與副帥高興
討陳桂龍等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人莫敢進興命人
挾束薪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

殆盡乃爇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畬洞　甲午大都重建太廟成自舊廟奉遷神主于祏室遂行大享之禮　敕鏤板印造帝師哈斯巴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　左丞相阿珠巡歷西邊至哈喇霍州以疾卒追封河南王　敕擅據江南逃亡民田者有罪是歲改建寧雷州封州康州化州高州為路以肇慶路隸廣南西道　賑鞏昌常德路飢民仍免其徭役宋季有錢塘汪大有者為人感慨有氣節嘗以善琴受

知於度宗因出入宫掖臨安不守從三宫北去留燕者久之時故宫人王清惠張瓊英皆善詩相見輒涕泣倡和語極悲壯文天祥被縶大有間詣獄上謁作拘幽十操天祥倚歌和之臨别謂天祥曰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矣帝聞其名召入鼓琴一再行乞為道士歸錢塘許之與故宫十八人釃酒城隅援琴而鼓之哀音哽亂淚下如雨長溪謝翶為續琴操四章曰哀江南以悲之大有既歸往来匡廬彭蠡間莫能測其去

留之跡自號水雲子其所為詩自奉使出疆三吴去國所歷故都遺迹可喜可驚可痛哭者皆收拾於篇章劉辰翁馬廷鸞目之曰詩史據謝翱續琴操序陶宗儀輟耕録程敏政宋遺民録雜採增入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召阿剌哈范文虎囊嘉特同赴闕受訓諭以巴圖張珪李庭留後命實都洪茶丘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所過州縣給其糧食用范文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給圖實呼斯軍及

回回砲匠帝曰戰船安用此皆不從　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博囉以給貧民　丁未敕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凡諸王位下合設達嚕噶齊並令赴闕　丙辰帝幸瀨州　癸亥邵武民高日新據龍樓寨為亂擒之

二月辛未帝幸柳林　乙亥立上都留守司　陞敘州為路隷安西省　移潭州省治鄂州徙湖南宣慰司于潭州從湖廣平章政事阿里哈雅請也阿里哈雅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

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　丙戌征日本軍啓行先是翰林學士王磐聞師行有期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且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温言慰撫使

無憂懼後閱内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己丑福建省左丞蒲壽庚言詔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實艱苦詔止之　乙未皇后鴻吉哩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集賽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先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

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弦練之緝為紬以製衣其勅

銮比綾綺宣徽院羊臑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

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

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

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

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遣宦者追問

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

我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奏乞

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若愛之但時加存恤可耳后退益厚待之　丙申帝還宮以中書右丞行江東道宣慰使阿喇哈為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江西道宣慰使兼招討使伊德黙色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以遼陽懿蓋北京大定諸州旱免今年租稅之半　遣皇太子行邊復以巴延佐之帝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俾從汝汝毋以常人遇

之也　三月戊戌國子祭酒致仕許衡病革會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可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年七十三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言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服其教者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丞相安圖一見衡語同

列曰若此輩自謂不相上下益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心折於衡曰先生神明也後贈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文正　辛酉立登聞鼓院許有寃者撾鼓以聞　夏四月癸酉復頒中外官吏俸　辛巳通泰二州飢發粟二萬一千六百石賑之　五月庚申嚴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賑貸　六月丙寅敕謙州織工百四十二戶貧甚以粟給之其所鬻妻子官與贖還　庚寅以阿喇哈有疾詔安塔哈統率軍馬征日本

壬辰以中書左丞呼圖特穆爾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呼勒色為中書左丞行尚書省事　秋七月己亥阿喇哈卒于軍　庚戌以松州知州布薩圖格前後射虎萬計賜號萬虎將軍　辛酉索多征占城賜驅逹以辟瘴毒　八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戢姦吏禁盜賊治軍旅奬忠義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　丙寅熒惑犯諸侯西第三星　庚午𫎇固岱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　壬

辰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為給糧先是命安塔哈代阿喇哈分戍三海口就招海中餘寇未至而實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慶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将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來襲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十萬之衆得逃還者于闐莫青呉萬五三人而已文虎部将楚鼎率千餘人渡海大風忽至舟壊鼎挾破舟板

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海屯駐散兵亦漂泛來集遂領之以歸　閏月癸巳朔安塔哈乞以戍三海口軍擊福建賊陳弔眼詔以重勞不從　丁巳括江南戶口稅課　壬戌兩淮轉運使阿喇斯迪音坐盜官鈔二萬一千五百錠盜取和買馬三百四十四疋朝廷宣命格而弗頒又以官員所佩符擅與家奴往來貿易伏誅　九月癸未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哈瑪特尚以為未

實欲毁之帝曰阿哈瑪特何知事遂止　少府為諸王昌童建宅于太廟南太常丞田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敕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麪為犧牲後何如耶從之忠良中山人也　冬十月乙未享于太廟貞懿順聖昭天睿文光皇后祔　己亥降詔諭安南國立日烜之叔遺愛為安南國王仍發

新附軍千人衛送入安南　帝方信桑門之教詔樞密副使張易等參校道書易等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己酉詔悉焚之　立行中書省于占城以索多為右丞劉深為左丞　兵部侍郎伊默色參知政事　庚戌敕以海船百艘新舊軍及水手合萬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諸番仍諭占城郡王給軍食　壬子用和爾郭斯言於揚州隆興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舉學校官各二員　癸丑皇太子至自北邊　漳州

盜陳弔眼聚衆十萬連五十餘寨扼險自固高興攻破十五寨弔眼走保千壁嶺興上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境悉平甲子敕誅弔眼餘黨並收其兵仗繫送京師　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户府以控制日本　高麗國王請完濵海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甲午以翁吉剌特為中書右丞相　己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丁未議選侍衛軍萬人練習以備扈從　癸丑敕免益都淄萊寧海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傭直

是歲改漳州為路　保定路清苑縣水平陽路松山縣旱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蟲害稼並免今年租計三萬六千餘石　蜀初定帝閔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以東宫典文書伊勒濟爾海為嘉定路達嚕噶齊時方以闢田均賦弭盜息訟諸事課守令伊勒濟爾海奉詔甚謹民安之使者交薦其能會盜起雲南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伊勒濟爾海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泣涕大臣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

推食以勞之又語伊勒濟爾海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故為亂耳其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舍之毋多殺以傷主意則人必定矣伊勒濟爾海至蜀宣布上旨雲南乃安　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來阿巴齊發兵萬人開運河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巴齊檄樞密府并行省奏聞斬之以懲不律運河既開遷膠萊海道漕運使阿巴齊寧夏人也　嘉議大夫太史令

王珣居父喪哀毁日飲勺水帝遣内侍慰諭之未幾卒年四十七後追封定國公謚文肅　河東按察使伊勒蘇哈遷南臺中丞帝出内中寶刀賜之曰以鎮外臺時丞相阿哈瑪特之子庫克新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恃勢貪穢伊勒蘇哈發其姦得贓鈔八十一萬錠奏請誅之并劾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諸不法事諸道竦動

十九年春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丁卯諸王札喇呼至自軍中時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瑪圖之地

以禦海都諸王錫里濟與托克托特穆爾等謀刼北平王以叛欲與札喇呼結援於海都海都不從色埒黙悔過執錫里濟等北平王遣札喇呼以聞　妖民張圓光伏誅

二月辛卯朔帝幸柳林　修宮城太廟司天臺　癸巳遣使往乾山造江南戰船千艘　壬寅命軍官陣亡者其子襲職以疾卒者授官降一等具為令　乙巳立廣東按察司　戊申帝還宮　己酉減省部冗員　徙浙東宣慰司于溫州　分軍戍守江南自歸州以及江

陰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　壬子遣諸王相輝和爾擊緬初尼雅斯迪音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塔卜為右丞伊克德濟為參政命相輝和爾督諸軍復往擊之

甲寅帝幸上都　申嚴漢人軍器之禁　三月戊寅益都千戸王著以中書左丞相阿哈瑪特蠹國害民與高華善合謀殺之著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自誓願擊阿哈瑪特首會高華善以祕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衆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

合謀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哈瑪特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奸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與國師還都建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觿張九思皆宿衛宫中詰之倉皇失對遂以二僧屬吏訊之不伏觿九思乃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壬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宫易不察遽以兵往觿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

健德門夜二鼓䳟等忽聞人馬聲遥見燭籠儀仗將至
宫門其一人前呼啓關䳟謂九思他時殿下還宫必以
旺扎勒賽音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啟關䳟呼二人不
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
計窮趨南門䳟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偽
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問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
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
丞張惠䳟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亟捕之留

守司達嚕噶齊博敦遂持梃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
發衆奔潰多就擒高華善等逃去著挺身請囚中丞額
森特穆爾馳奏帝時方駐蹕察罕諾爾聞之震怒即日
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博囉司徒和爾郭斯參政阿里等
馳驛至上都討為亂者庚辰獲高華善于高梁河辛巳
博囉等至壬午誅王著高華善于市皆醢之并殺張易
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
我書其事者僾以張易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

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初著作佐郎湘潭張康旁通術數嘗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艮宫主大将客參将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盗兵事干将相至是其言果驗

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戊子以領北庭都護阿必實哈為御史大夫行御史臺事　集賢直學士兼祕書少監建昌程文海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歴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廟諱以字行　夏四月丁酉以和爾郭斯為中書右丞相降右丞和爾郭斯為留守仍同僉樞密院事皇太子謂翁吉喇特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

憚更張或有阻撓吾當力持之故是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戊戌陳桂龍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于邊地　中書左丞耿仁等言諸王公主分地所設達嚕噶齊例不遷調百姓苦之依常調任滿從本位下選代爲宜從之　乙巳以阿哈瑪特家奴呼圖克岱爾等久總兵權命博敦等代之仍隸大都留守司　弛西山薪炭禁　以阿哈瑪特子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庫克新罪重於父議究勘之　戊申寧國路太平縣饑民採竹實爲糧

庚戌行御史臺言阿里哈雅占降民為奴而以為征討所得詔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量賜臣下有功者　丙辰敕以妻女姊妹獻阿哈瑪特得仕者黜之𮝊阿哈瑪特占據民田給還其主庇富强户輸賦其家者仍輸之官　定內外官以三年為考滿任者遷敘未滿者不許超遷　五月已未朔沙汰省部官阿哈瑪特黨人又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十三人餘五百八十一人並黜之　初阿哈瑪特死帝猶不深知其奸及詢樞密副使博

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阿
哈瑪特冢剖其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
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籍其家得櫝藏二皮兩耳具
存問之其妾云每咒詛時置神坐於上應驗甚速又以
帛二幅畫甲騎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
不軌畫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阿哈瑪特所生
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敕剥四人
者皮以徇尋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尸

下耿仁於獄誅之初巴延滅宋還詔百官郊迎以勞之阿哈瑪特先百官半舍道謁巴延巴延解所服玉鉤絛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哈瑪特謂輕已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遂釋之後其任阿哈瑪特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癸未以甘肅行省左丞珠勒丹為中書右丞行臺御史中丞張雄飛參知政事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伊瑪都勒丹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

持不可阿哈瑪特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吾不為也阿哈瑪特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哈瑪特恐其子庫克新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瑪特死召拜參政庫克新被逮救廷臣雜問庫克新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甲午阿哈瑪特濫設官府二百四所詔存者

三十三餘皆罷又江南宣慰司十五道内四道已立行中書省罷之　丙申發射士百人衛丞相他人不得援例　戊戌以占城既服復叛發兵討之初朝廷遣索多就占城國立省撫治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索多將之以行　己酉以阿哈瑪特居第賜和爾郭斯　丁巳征亦奚不薛盡平其地立三路達嚕噶齊留軍鎮守命藥爾哈總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三